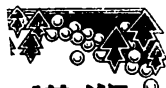


文中子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版權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文中子集解

校勘者 王 心 湛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人 周 健 人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益三七號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廣州 南昌 萬縣
南京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北平 開封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

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軻筆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

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後遷史人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

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

殂音

帝閭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

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

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

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

倞其亮反

况

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

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

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

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

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

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

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

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文中子集解目次

王道篇	一
天地篇	七
事君篇	一五
周公篇	二二
問易篇	二九
禮樂篇	三七
述史篇	四四
魏相篇	五〇
立命篇	五八
關朗篇	六四

文中子集解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壁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時不通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傳考聖師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曾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非以
文體

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

薛收字伯寶。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

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

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實則制度得矣。

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

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

其述春秋

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

史有記事權邪正則法當矣。

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

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

帝王之道。

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由紛亂故。

子不豫。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

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樂舞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

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隋都也。

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繼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

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蜀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卿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

興其視聽乎。

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與。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

三百篇周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告猶實也。實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

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

元經可得。不與

乎。言必與

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

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

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

言不

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

實惠簡無主

薛收曰。然則春

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

周平王幽王之子王褒褒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

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

不知代行褒周之法請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

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

上仲尼下

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

前聖後聖一也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

其神之所爲乎。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神在易中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

初年

門人未達。叔恬曰。

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有集爲長孫無忌所誅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

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

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

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

子聞之曰。凝爾知

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

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文帝從夔請見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見

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

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

變與吾

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

知音爲雅知德爲雅

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

修詞爲文知理爲理

門人曰。然則

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

預朝

今言政之不及化。是天下無禮

也。

知正人不
知使人不

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

知文音不
知和德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

知事辭
不知實

道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禮壞樂崩文
喪天下可憂

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蕩傷周室大壞之時也天下蕩
蕩無綱紀文章○授于管反

門人皆霑襟焉。

哀隋將亡
霑知廉反

子曰。或安而行之。

安仁

或利而行之。

利仁

或畏而行之。

中人

及

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功則同而聖賢
中人之德異

賈瓊

門人

習書至恆榮之命。

續書有恆榮之命續榮
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傳

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

光武
明帝

天寶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強王爲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
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繁師玄

未

將著北齊錄以告子。

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
有北齊志師玄撮齊要爲錄

子曰。無苟作也。

勿苟且表
文詞而已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

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越公楊素也食糗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
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奉洪範三德云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時才專政故因答食糗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勸勵皆
勉也

靖君亮問辱。

門人

子曰。

言不中。

不中
節

行不謹。

不謹
密

辱也。

言行榮辱
之主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

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歲
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

故曰王
道明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

樂仁之
聲也

裴晞曰。何謂也。

晞子之舅
傳未見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

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

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
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

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

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

引古
驗今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

費費純國用也
三代以前無此

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禮梁南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道
方珍貴乃可封禪特設司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始皇帝巡上太山立石封禪下碑
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

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璽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遇此皆奢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園子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

無幸免則不深犯

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修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

不足。

反相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

問曰。何謂也。

疑稱天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

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

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于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

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

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

五舉成數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離

列於國風

居音姬禮記曰何居

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

始爲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沴開計反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

矣。

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敷故樂形仁聲也

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

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

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

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父中子也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黃言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時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彘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錄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

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

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

陸遜。仁人也可使。祐字叔子。晉欽平吳。以祐督荊州。祐綏撫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卽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情已。

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

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屬兵橫直猶辨縱橫。委于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

出也。正家以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卽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李文。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

外。拜而受弔。知生者用彼用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道之論。子曰。寬矣。量寬。曰。仁乎。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

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

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與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

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

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方則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知而有宜曰義厚利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都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旣壯矣。

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

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骨格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知命廢人道也子

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嘗言天之下莫非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戰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嘗樂毅論言不拔即憂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井齊國而已仁哉樂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矣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

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詭之曹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

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靖也。惠而斷。

李靖本名寧師。其舅韓擒虎。威也。和而博。實威字文府。實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

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耀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整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而深。

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止。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爲內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爲尙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

性也。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勳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庶幾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

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士。然更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

乎。似忘所爲。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魏晉爲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

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魏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遠則清。

則實。實實則濁。音若墳簞。墳。土音剛而濁。簞。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墳。銳上平底六竅。施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性情。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賈皆也。歌緣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廟錢韓宣子宣子曰。晉以知鄭志。

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設采時官

今子營

營馳騁乎末流。

齊梁文弊之末也。

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

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學文本爲道義。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

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

未之見也。

德奢罕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

遂果行也。挺謂挺特。

若並行於

時。有用捨焉。

遂行挺執。

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

不撓曲。

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

盜亦有道。

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

政異端害也。

薛收問仲

長子光何人也。

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王續有仲長先生傳。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

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

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

孝則知父之慈。

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

弟則知兄之友。

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

濟天。

小人之學進於

利。

營身。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

魯文公感襲封楚國公。舉蒙陽叛故曰難作。

天下崩亂。非王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

非應天順人則禍已。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

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瓌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

願勝。神明不與也。

竟叛伏誅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子曰。我未

見知命者也。

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者。性無窮。知者。文中子欲知性者。爲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

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

四者惟義所在

惟有道者能之。

有道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畝。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仕不

即農四民何述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禮不開

薛方士問葬。

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厥同有棺無槨。

封域之制。無廣

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諱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良田。

農幼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

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

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

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

達茲三者

之說。則無不至矣。

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

叔達俛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

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猛字最略。爲符璽相。故而有青蠅之密矣。兵至鄭而遠近帖然。溫矣。先驅尸索然後舉。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

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機密最長。於算術申綽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

觀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畢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言，時稱其實，實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

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達，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勳。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

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

匡皇極。徵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推，天下遂亂，繼繼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也。虛名，失實。

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癩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

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仁者文帝，感縹紵去肉刑，義者武帝，殺鉤弋，弑后族之亂，公者明帝，不許館陶求，即恕若章帝，救楚王，徙者是也。其役簡也。仁。其刑清也。義。君子樂其道也。公。小人

懷其生也。恕。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

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難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離。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大義之蕪甚矣。

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持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禮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

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者無量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

焉。鴻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其通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森臣則無君之心離制矣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寶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

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修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

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殆

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

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

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達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蓋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

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

是無方非至頭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

圖神若大衍之一不可得而見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忘大而無所遺。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

元也。志仁義。

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

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頻也。

所至乎。

由專至一。偶故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影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韓。其於彼有頻也。

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頻回三月不達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奉見戮收遺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

則終日不笑。

哀未忘。

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浪漫。義不可解。世不其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

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十沈與魏書章。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

衆傳。范甯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與公羊。史筆之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古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調。漢齊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

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昭明。皆孔子門人。賈

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

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其義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盡記。命於石。其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

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文奏立古文尚書

詩失於齊魯。

齊魯固生治時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魯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

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聖性神受天縱無師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弘道

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

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傳之仲尼師萬世仲尼自傳之皆神契其道不虛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達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子謂叔

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慙然也。

七代注見上趙晉也趙七困反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

諷時政達下情

可以蕩。可以獨處。

蕩滌鬱結獨處無邪

出則悌。入則孝。

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

多見治亂之情。

治之情樂亂之情哀

文

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

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

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

子曰。過而不文。

不文

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

其所與。

與貧則仁與姦則賊

貧觀其所取。

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

達觀其所好。

好賢則治好佞則亂

窮觀其所爲。

爲善則生爲惡則死

可也。

可以知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加詔冊帝自爲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

子之母

子始

述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爲也

芮城府君重陰陽。

子之兄也爲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鏡反

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歷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

知仁素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

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

內難而能正其志。

引明夷象

同州府君以之。

文中子高祖名彥爲同州刺史內難未詳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

道之從。從中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

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反。或問楊

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且若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

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

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海經云。枕汾水名。管仲

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美言以拒之。子曰。古

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

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欺反。子曰。甚矣齊文宣

之虐也。北齊高岸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楊慎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

如傷奚爲不亡。

言有賢臣故不亡

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

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義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曰。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卑孤丈人無名氏。

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

曰。非敢急傷時怠也。

急不修斯文與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

度德執用不常不遂。

得常遂行

房玄齡曰。書云。霍

光廢帝舉帝。何謂也。

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子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遠矣

其有或敗於其間天下縣之不已而臨之乎

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古若伊尹

子遊河間之

渚。

隋河間郡渚源水渚今深州

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

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

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

隱子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

相從久矣。

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偕後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

至人相從乎。

子曰。否也。

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

子

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當欲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過之不行古以止矣

故退居於河曲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

痛隋行秦苟且

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縣郡通境無障國不防

不如是之亟也。

亟猶遽也

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

也已。

末莫也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

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督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

也。六藝次三日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若子游之而已弼不悅而退。子謂門

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綱約事詳申明制度重昔美

之。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

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嗜書曾爲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點治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修此治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實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

罪下獄上書其言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

江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著詞賦兼詩傳子樂府書作駁如諫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擢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

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摺新意自成文體信字丁山與徐陵同爲學士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

鄙人也。其文淫。劉渾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文章若無我當歸阿上阿土孝綽小名蓋淫詞類窮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

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富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爲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摠。

詭人也。其文虛。摠字掇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長夜之飲相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

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

樂儉獨念封禪文助字下升梁時掌文誥素爲太門以頌遺與親戚以修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按引之常言衆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子使姚義往辭。

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甯僻遠以肅用署常恐反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君嚴

平揚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安散。或佞

主豪誘衆不若愚倍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濤仲子曰。戎而賢。天

下無不賢矣。戎與還未齊道素近虛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勝懷之殷又無一言以諫伯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

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主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驕矜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喪典矣出

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本問文。子曰。古之文也

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

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

續周殷咎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興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

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誠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誠

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

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勤之苛約歸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

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實也風分郡縣而實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風其舊俗郡縣

變則惟新是圖

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

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

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

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

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郡

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

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

民使善政不久居而應易之乎。

及其變也。政變

苛而迫。其人蓄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直荷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

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

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

吾得逃乎。何敢怨。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

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尙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

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

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漢射。

面譽而

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同。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亡性。

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

之行歟。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于路結纆。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

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

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隋季如周衰。

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

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泉秋也。天不

爲人惡寒而損之可也。刑不盡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泉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則不偏下雖然。以文景之心

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今之事君

也以佞。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

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辯。敢辯與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人

立言或依而頌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義不可概辯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論辯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任

也。我則存之者也。夫釋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纘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

也若有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潔。步

無長物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

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

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求索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隣。里鄉黨爲也。問禮五家爲隣五鄰爲里

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初聞反必後。未忘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

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

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

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春草器。鍤也。非大夫則從行。布付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

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

世矣。禮曰塗車。以靈自古有之。孔子謂仍。靈者。謂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

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書人動有所稟。萬

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茂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爲御史。將行。謂文中

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

外至心爲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

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致。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

以財爲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

吾從古。夫禽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

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占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難

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問禮胥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德色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

用吏才而
官不授德

古者士登乎仕。

士謂涉造也
從王命爲仕

吏執乎役。

役力

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祿及勞者一身而已
官則爲天下設也

子曰。美

哉。公旦之爲周也。

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介意也。述謂攝位也。
曰者假周公爲言也。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達道制禮作
樂也。公謂終

復子明
辟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奉文武業必存我
身所以富國厚民

故遷都之

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
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

無功作五斗先

生傳。王續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
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母以見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

言未能
忘天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貴其敗人
倫之法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

曲而當於理窮
矣。私而恕於性

盡矣。理則性。性則天。
則命。此所以爲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

潛隱會
漸也。

壹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

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聖德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
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

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
絕交其介。周如此。阮籍字嗣宗。

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
爲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

談名理不窮其變。或
失於介。或失於放。

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

器有餘。

直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

可以變
則變。

執方之謂器。

可以方
則方。

曰。劉伶

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豪放不交遊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隱身也此世人所不能親其關闕曰。可乎。曰。兼忘天下。

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一身可忘也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己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

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

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題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

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過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

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于戈動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

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

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

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易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四法

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

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合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強機發必中安得皇極

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

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歷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追小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幽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邠至王

離黍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諂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

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變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則詩何以幽在列國之後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止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故終之以幽風。

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幽正之者周公也歌幽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

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

矣哉。周公之時不繫周而繫幽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誚侯子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

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

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口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

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賂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弔其應天

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

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

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

不墜。孝文之力也。

都洛邑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

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龜謀逆。坐討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

讀魏齊也。

曰。勤哉而不補也。

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

魏帝寶炬入關。使宇文泰字子寬。逮魏周。

子之家廟。座

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

矣。

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漸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幾。

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

益讚子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

公卿不用魏

相諷。宣帝之事。

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

之何。

利己曰利。利物曰義。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敬曰。諸生何

樂。賈瓊曰。樂閑居。

退靜。

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

好賢。

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

魏有館陶縣。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

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

九疇。屬布衣也。

道兼天地。理通皇極。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

炫字伯先。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終日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於世。

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

註傳異同。

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

學而識之耶。

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

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難入尼父之門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

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親。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

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

賢其學正道。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

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維繫也。

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辭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秦不用詩書。致滅。

虛玄長而晉室亂。非

老莊之罪也。

老莊存太古之數。非適時之典。習賢淪焉。故亂。

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

易不云

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賢賢。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寂滅者。曰其

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

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

泥猶溺也。

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古之道也。

越舟而不申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

儉事跡未見。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友之。

子遊太樂。

樂。

聞龍舟五更之曲。

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

瞿然而歸。曰。靡

靡樂也。

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

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

仕。

義曰。捨道干祿。義則

未暇。

皆隋仕人皆舍道。

子曰。誠哉。

信有。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

或死。

子曰。生

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或字文若。佐魏。有大功。或謂魏。願宜加九錫。或曰。日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願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

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願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遺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教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

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嘗人已知其虛情矣。

鎮之以靜。則

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

有儒道者能如此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

非便也。

機虛

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

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

衣裳檐如。

衣下曰裳。繪如盛貌。

劍珮鏘如。

帶劍示威。垂珮含節。鏘如響聲。

皆所以防其躁也。

躁重有亂則無自入焉。

故曰儼然人望而畏

之。

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

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實業不以禮引人。

董常歌郢柏舟。

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楊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

邳公好古物。

蘇威封邳國公。

鐘鼎什物珪

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

聚珍異之性。

今之好古者聚財。

聚珍異之性。

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

子光註見上。

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

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不可也。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

也。

任意所適。適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極乎直爲至人。死生不變。

子謂姚

義能交。

結

或曰簡。

簡

子曰。所以爲能也。

淡故

或曰廣。

廣泛

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

也。

泛中

子謂晁錯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

晁錯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役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

其有復古之義。

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

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

曰詔。

詔令也。秦改命

曰詔。

者詔漢

曰志。

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

曰策。

策直書而策慮之

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

命

曰訓。

曰對。

對

曰讚。

議

曰議。

議

曰誠。

誠

曰諫。

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

恢恢乎其無所不容。

恢恢如天容物

其有

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

子曰大制不割

其上湛然。

其下恬然。

湛恬皆靜

天下之危。

與天下安之。

天

下之失。

與天下正之。

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

吾常守中焉。

吾常假帝制自謂也

其卓然不可動乎。

其感而

無不通乎。

此之謂帝制矣。

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謚

文中子曰。

易之憂患。

業業焉。

孜孜焉。

其畏天

憫人。

思及時而動乎。

樂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

遠矣。

吾視易之道。

何其難乎。

難

子笑曰。

有是夫。

終日乾乾可也。

乾乾勤學不離

視之不臧。

我思不遠。

又舉詩勉之使勵學易比觀龍篇云也

越公聘子。

子

謂其使者曰。

存而行之可也。

姑存此聘禮即可

歌于髦而遣之。

千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

既而曰。

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不在虛飾

子謂房玄齡曰。

好成者敗之本也。

願廣者狹之道也。

欲速不達

玄齡問立功立言何

如。

子曰。必也量力乎。

量力

子謂姚義可與友。

久要不忘。

賈瓊可與行事。

臨難不變。

相友貴

貴

薛收可與事君。

仁而不佞。

董常可與出處。

介如也。

事君貴正出處貴潔

子曰。賤物貴我。

君子不爲

也。

賤彼貴我

好奇尙怪。

蕩而不止。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然

薛宏請見六經。

薛宏未見六經

子

不出。

門人惑。

子笑曰。

有好古博雅君子。

則所不隱。

好古者

子有內弟之喪。

內表

不飲酒食。

肉郡人非之。

非其過禮

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鄭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惡。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鄭和

譚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

彼謂文

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

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禮也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

曰。弼也。戾焉得勇。

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

自知故能知人。

自勝者雄。

必也義乎。

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

況人乎。

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

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

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

問

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楊未賢則隋不亂。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

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執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

炫曰。吾談之於朝。

無我敵者。

但談易文。自謂無敵。

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所謂易托身。

魏徵曰。聖

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

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乎情。兩情者。性之欲也。盡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

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

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

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

曰。吾告汝者心也。

以一心之本合乎天命曰心。

心迹之判久矣。

判分也。自周公已秉心迹分教曰久矣。夫樂舞舜舜以心言之。則

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樂舞湯武同。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

周升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久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

言問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

心迹固殊乎。

疑二言爲二道。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

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至於道樂時

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

各云當而已矣。

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

則夫二未違一也。

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大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

不違時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

李播亦門故未見傳。

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人天下生民不覺也。孟

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

以成道。言以宣志。

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

詔其見王者之志乎。

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

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

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

恤人故皆應。然用故不改。

如是之大。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

續書有策。

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

憫世病不私諱過。

勞而不

倦。

勞心問賢不倦聽。

其惟策乎。

若漢武帝策董仲舒。

子曰。續書之有命遽矣。

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遽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

其有君臣經略。

當其地乎。

命其地必有經略。

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

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

進退消息。

不失其幾乎。

經略如此

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已故曰自作天命

文中子

曰。事者

機書有事

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

事由師謀而成

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

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

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

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

明主乎。

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

有問

乘事演道。莫善於對。

有對

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

對。鬼唐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贊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對。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文中

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

有贊

所以進善不暇。天下

有不安哉。

不安無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有議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

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意也。管子曰。魏開衢室聽於民也。

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

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

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

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

有誠

切而不指。

指切至

勤而不怨。曲而不諂。

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勤拳委曲以禮誠之

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

諫而已矣。

有諫

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

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不差

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言達事亦可諫

文中子曰。晉

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

紛不一姓

吾視惠懷傷之。懷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爲劉曜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

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

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

雖有志而無制

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

安取制乎。

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

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

一明中國之有法。

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則堂祀閭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穆公虢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虢王肅及開明未幾。孝文崩。

虢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

儒老

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教多門

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速亡廢也。

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佛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

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忽盛。若波瀾風熾爾。

子讀洪範讜議。

安廣獻公撰。皇極篇。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者。義貫中道。爾致中和。天地萬物中和。

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鄧惲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鄧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事。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卽卽位。莽怒。符璽命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爲。莽終不敢害受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

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

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

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

事以忘發乎中
命與制行於外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
心可知矣達志事之。

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
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

獲必不
驕矜。僅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思及賤況
其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
于天下子曰。愛名尙利。

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
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時侯篇
卒章也

言以反復其所行
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曰。見絰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

可越也。喪不可過必府而就之
○經七回反經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
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

言仁義何
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實其知勝人以力
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
勞見王人必俛

之。俛俯僕
之。避之鄉里不騎。不騎
馬鷄初鳴。則盥漱其服。內則事父母
禮盥吉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

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
并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
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

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
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
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

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
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

乎。事有不虞之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
蓋事與時並升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
命惟君子非聖人孰

能至之哉。性以
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
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
也知易則知命賈瓊曰。書

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漢制以亡國臣曰。兩漢有制志何也。

子曰。制其盡美於邨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慚德於備物乎。漢末魏不備曰。兩漢有制志何也。

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漢是也。其雜百王之道。

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邨人之心則正。雜繇之跡則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熱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

也。政則苟簡。荀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

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

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

理。五常具則幾庶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子謂諸

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以及身後為德蓋遠子在蒲。蒲古中鄆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

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免爰之卒章。王國時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日以

俟能者。俟百性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楊希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

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觀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

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

息矣。安所行乎哉。

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

子曰：

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荆冠而死，門人至，董者

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

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

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

明王

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序輪卦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遠則至之故曰幾也。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四賢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

亦有爲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

續詩所以明此變也。

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

子曰：強國戰兵。

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

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

王國戰義。

義民爲非，不獨任智。

帝國戰德。

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

無爲。

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

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

又焉取帝名乎？

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

制沒而名實散矣。

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

有德則不言。

多事，生之讎也。

生者保少事。薛方士

未見傳。

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

實其太剛也。若魯虎憑河子路終死。

必也言之無罪。

聞之以誠。

言逢惡遇邪當誦諷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從，吾其諷。

或問：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

子曰：幹矣。

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

楊惲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惲於顯反

子曰輔矣。

惲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佐之器

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

化及隋右將軍暹之子也惲帝幸江都化

逆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爲

吏以事楚公。

隋三公府皆自置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

將行子錢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華而遠之無介介就

而無諂。

泄就其身不苟言貌

汎乎利而諷之無鬪其捷。

汎汎因所利而鬪之勿辯捷自取禍

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

可也。

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終其正名乎。

正帝

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皇始後魏道武帝說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眞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

於是乎未忘中國。

晉宋皆學吳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政大論晉帝

之道元經所以帝王魏而斥齊梁益其志也

齊梁陳之德。

德

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

橋十元徵五年也時江南哀晉中國始尊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

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

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云內省而外物輕矣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之始書同文車同軌。

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

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

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

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誅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驍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干法故君子作懲罰

以夜亂中賊子豈好辨哉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

續書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者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為歌以合雅道

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造意明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鶴崇貴

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

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齊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新譜所以標門地謹

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姬姜姬之後居崔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違婚也文中子曰帝之不

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稱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實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或問謝安

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草色終修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二帝為相每進辭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

子曰。毅人也。雖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輔政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字溫

子元爲晉將軍破李勢平符堅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爲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

服。嚴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旣而謂薛

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流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

中文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有訓收

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忘乎。大臣之命尙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尙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尙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廢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

兩日贊發義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鑑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

子曰誠其至矣乎。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德也。水者。民也。盤盂則

水圓。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自無過。薛收曰諫其

見忠臣之心乎。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

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者賈誼曰易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爲未是也。知命者知其言可諫則諫。進退不達天命也。狻乎逆上。吾不與也。狻謂志不宣也。

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

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之。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

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中公枚舉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

之主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

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

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今半姓。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

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

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四禮。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

政。蘇威封邳國。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變傾朝。子曰。清以平。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鬪人以名。德林名

多自負見毀十時故規之使無聞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養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權行取中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公曰鄉人也。越公是海東人是其家傳七世矣。

家傳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

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爲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

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敝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敝子出自蒲關。長自

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

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道大非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

何也。易家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人立

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

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禮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交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上不偏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

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勢微及

禮公獻曰。安康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衰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小國也

魯二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

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

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

程元問六經之致。

續子曰。吾續

書以存漢晉之實。

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

六代詩見上

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

晉東漢故南朝推遷歷者

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遷歷者以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夾唐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

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

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

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

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

處居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

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非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

言我與好學不厭而已

聖與明吾安敢處。

不敢當程元所言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

行而至者。

老子曰學道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有所習遂相遠也

子曰。見而存。

因所見而存諸心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案謂道不同優謂傷名數輕譽苟毀好

憎尙怒。小人哉。

四者任情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子曰。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

頽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

君子不去琴瑟有

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釣隱者也聞琴知意

傷而和。怨而靜。

傷怨和靜乃幾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

類而不

子遽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拽而逝。門人追

之子曰。無追也。播鼓武入于河。擊磬囊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鼓擊磬之官武庫是其名也魯哀公時樂人皆去遂志其事。

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蘇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

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

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向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

福。不避死。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

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寶威能之。好禮儉嗇寶田侯反慎密不出。董常

能之。時知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一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

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

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

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

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不覺

仁不孝長
生何乃

甚矣人之無厭也。

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

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湖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

微不出隱於廬山此並
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

子曰古之避言人也。

通設警之言而已

問東方朔。

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歌曰降沉於俗遊世金馬門

子曰人

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

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

於是如荊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始就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

德相遠或藏名或見孰或混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

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

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

則成天隱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

之意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叔連時爲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

絳州夏縣

陳守

令勸吏息役。

慮其師見役民

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

楚公註見上

子曰瓊汝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

杜門卻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

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特謂真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

文中子以爲知言。

言得大者遠者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

人其知之矣。

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機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苟不能行猶不知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處上文無爲之義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

曰。朋友之職也。

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

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

續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寒官不仕

季弟名靜。薛收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表德則和之未

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秦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

楚公作

難。賈瓊去之。

楚續註見上

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

恆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

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嘗

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子曰。無識。

不言如愚

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竟是圖。亶其然乎。

彥博詩箋云汝傑謀之誠如是矣

彥

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

焉。

謂大雅

有一國之作焉。

謂國風

有神明之作焉。

頌謂

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

不淫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壯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

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

之盛乎。

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我皆實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盛乎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

作矣。然有先土之遺民不敢怨。亦由先王德使然。文天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幽鳥樂乎。其勤而不怨乎。

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謂古文誤也。當謂幽州樂此。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州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

文之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

後魏孝文帝

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

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

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賈習憲而下否矣。故元經作。

董常習書。

續書

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

有魏而無吳蜀。

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

吳主孫權盡大皇帝蜀主劉備。昭烈公瑾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五帝少吳都曲阜。顧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諡曰公瑾。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昔天下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顧

魏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洛。皆中原之國也。

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春秋以中國為法。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

中國有非。

並謂吳蜀是也。

聖賢除之邪。

除吳蜀。

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

周孔之志。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

魏何也。

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末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時四月。魏亂離瘼矣。奚其適歸。云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元魏必君。

且居先王之國。

洛都。

受先王之道。

子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程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

謂之何哉。

何為不帝。

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祖人長安。始有中原是歲內申皇后

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

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

我聞有命。未敢以告

至魏

人。揭之水清云也。聞有善政。人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

難實去。尚追懷之。

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

孝文方得紀帝。

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

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

矣。穆公虬宋順帝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魏孝文帝也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叔恬

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齊隋九年春帝正月齊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敦自徐州移鎮建康中國衣冠往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琅邪王導爲之輔康

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和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書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慕

立故曰不與齊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齊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

言其國亡也。春秋齊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尙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後漢古道叔恬曰晉

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

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禽慕容超伐後秦姚弘平洛陽修謁五陵留于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也故具齊梁陳以歸

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之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

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叔恬曰敢問其

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與襄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

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埽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

爲卹。扶杜篇云雖戰雖來盡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晉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時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以所

書五國

文中心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

宋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尙有近古對議存焉。

對議有對若高貴卿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繼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事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事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

也冊君求于賢也。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

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

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積綱。

詠古詩也。積綱。謂六朝文弊。

子將之陝。

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

黍離詩曰。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恆。

答以家人卦大象圖。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

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

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

志。其唯君子乎。

困卦辭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

止於獲麟。

麟不過時。天命窮矣。

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

先正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

於是乎天人備矣。

王次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

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虛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者。范蠡終避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

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

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

大業可革。

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鑿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

薛收問

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闢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一動通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

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通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類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

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成。車也。

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汜

池。河南有汜也。縣唐置。殺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輟也。

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

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鑒于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

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

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輔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天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

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

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

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

人極。吾暇矣哉。

無以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

魏氏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

文中子曰。天下

有道。聖人藏焉。

聞暇

天下無道。聖人彰焉。

得已

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

藏乎。

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用蓋不言之教也。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

孟子因郭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乘之貳。舉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

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蓋時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

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宜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

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爲可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

上注見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

矣。

易啖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諡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

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與書申魯。

公種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

問河閒獻王。子曰。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

事之中立。

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

問東海王强。子曰。義

人也。

光武太子名强。母郭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遣。通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强讓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不亦宜乎。

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

預事。而漢道危矣。

呂后廢后產祿之權。實之跋扈。終危漢也。

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

司馬懿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而晉

室墮矣。

惠帝衷太子適未加師訓。而立果賈。晉祚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歷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歷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叔翁。蜀犍為漢宣帝相。陳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

文宣。營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營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楊楊惜字。遵彥事迹。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

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虵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皇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

也。能污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污迹也。求小實。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穰以才自顯。不知污迹。保晦其心密矣。董常

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

抵。抵計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子。

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游馬頰之谷。遂至

牛首之谿。唐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寶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其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

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警警也。雖執。吾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

棄其輔。遠賢也。竄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旣而曰。

不可爲矣。言隋必亡。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利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

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生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與。積也。王孝

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帝爲四國。

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

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

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詰陟列反賈瓊曰。中

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悅欣

也無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其行事也。父

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

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性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

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

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者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

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

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

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

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收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

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與成義小權大則適乎權與

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

之不中也故必執大義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鄭白濟楊帝開水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

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子。

敢忘其禮乎。

孔子尙極此說我小子敢暫舍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

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

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

朔蓋天命歸中國也

張玄素

史傳未見

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

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

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尙得成名況玄素有

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幾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

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

董常問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

若顏回不曾知愚知時之不可

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爲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

言董常問辯知時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

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爲謗譽所動靜則謗佞得計矣

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

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

如天不

蓋有焉。我未之見也。

因以激常

子曰。年

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

年天也。兵人也。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

黃公侯生未見。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

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修已以及天下也。

玄齡曰。如主何。

再問正主之說。

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

蕭何知其主不可以王也。而私營物。蕭張其亦私自從赤松子游皆病也。

噫。非

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曹主不可正。

江都有變。

煬帝幸江都宮。字文化及。試逆。

子有疾。謂薛收曰。

道廢久矣。

道謂先王典禮。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

稱舉也。

斯已矣。

斯舉不。

收曰。何謂也。

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

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

偷薄也。

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言棄古禮是掌數者之罪也。

賤有等。

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

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

卷。

門人編之。

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

理奧則言辯。非務其辯也。

房玄齡請習十二策。

論子曰。

時異事變。不足習也。

通教隋弊。非經久策。

虞世基

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害。世基自管。

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

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

小雅詩大夫梅仕於亂世也。皆章云豈不懷歸。畏此艱難。世基必死。

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繪

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

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

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特時而行。

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策實策後爲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爲樂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

求。故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蝥也。纖悻者

義之蝥也。各隱蝥皆喻害物○蝥亡遇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

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

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

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數經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禮在

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諂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以靈神之奧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

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遇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

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馬坊有韓城縣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南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德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

子問吾視其頽。頽如也。重而不亢。頽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曰瞬口敦如也。閔而

不張。敦厚閔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

浪驚陀旋而不懼。

雪狀貌皆異常人

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

人殆似也。

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

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

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

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

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

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野謂漁樵

子曰。多言

不可與遠謀。

機易

多動不可與久處。

心易

吾願見偽靜詐儉者。

矯時罕真靜儉者

賈瓊曰。知善而

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

勸善而飾虛禮

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矯也明而毅故

曰強矯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

利必先

無苟說。

所悅必以道

無伐善。

不自矜伐

無棄人。

片善亦取

無畜憾。

不念舊惡

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

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

義者華篇注曰似嗣也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

擇可交則與交

小人先交而後擇。

驟以利合擇之即壞

故君子

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

強謂力使之

好。夫如此故免。

免今世之禍

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信今亦然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

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

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想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

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

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運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

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上注見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

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

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齊城說苑注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

物不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與理情會合故君

子樂其道小入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

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祿能及善云善亦然實德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

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時小明補增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

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言曰冬新寒夏暑爾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

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誠金身金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

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廉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剛之中道也。今凝雖正直則無據於德心。亦未能精義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無訐。訐斥。無固。固執。無抵。

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綱教之也。昔漢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

以下人。在直其中與。璋言易讀則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

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通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夫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

易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

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齊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注。戢難難也。那多也。言不察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

自取。

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

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子曰。誠哉惟人所

召
取召
也亦

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
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

子曰。召之在前。命之

在後。

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富貴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於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求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甯求退藏而已

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

福可求矣。

著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

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斂。

文中子曰。度德而

師。
即師之不如

易子而教。
也。易互

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

之國不以嫌疑憎其身是大臣矣

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奉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已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

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

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

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

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冒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

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畋獵先登于岸岸
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濫亦執中而得也

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審也思曰審焉能無咎咎無貳焉

能不違

三月不遠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年瓊曰始冠矣十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

達道

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矣夫子十五爲人師矣陳留王孝逸先達之慙者也服人也然白首北面

豈以年乎

瓊聞之德不在年是則賢者爲上道不在位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

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

學時乎學禮乎
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
文中心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

志在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

樂象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

事以制立

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

理性至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言孔子不說理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統義志之也。

豈養蒙

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

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

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

凡師教人量其志行

志定則發之以

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

不變則斷不適中

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則蕩

可從事則達

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

事無制不永

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

性與天道合爲元命

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

志未定故

驟而語易。則玩神。

不知性則以神爲虛玩

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

統言六經也。

列之以次。

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

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

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

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制法窮理是也。

亶其深乎。亶其深乎。

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數深奧

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

子曰。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有亮少識必有緩之太過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

亂治

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

貧達。

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

時也。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蹇。

有行之者。有遇之者。

窮達

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其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

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

作謂自作。學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偶然者也。

一來一律。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備項數有奇。竊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虛谷反。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于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

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倍。愚者非邪。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

門人曰。五交三豎。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豎。豎。讒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已。過是讓也。讓。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

衆。夫爲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爲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難太十。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

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客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小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真有之不及。魏亥亥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

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交不反。患帝太熙。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弒立。叔恬曰。何謂也。子

洸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

生於歛。歲歛則仁者惻隱。歛苦。鄭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盈歛。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

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

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

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灋朴散。其可歸乎。歸復。子曰。人能弘

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

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

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

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

陂險也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

易。澆淳有由。

由上之由所化

興衰資乎人。得牛在乎教。

解上文人弘道

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

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

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邪

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

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

當爲決淳樸散之疑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

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

路分二曰歧性惑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

所行也。

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

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

近庶幾也

或問威與

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

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

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

幾道則默也默似隱

或問陶元亮。

潛字元亮

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

潛作歸去來詞

五柳先生

傳。則幾於閉關矣。

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怨而棄是也

忘大樂者必有餘樂。

顏若

同不改其樂是也

天之道也。

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

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

都居也

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

天乎。識爲神。其人乎。

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

吾得之理性焉。

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

鬼神

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

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能藝事鬼神故止問周公

子曰。大哉周公。

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

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卒歸

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一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神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

矣。盥潔黃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

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祭葬則祭子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

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

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

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

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尙詐。而患人之不

己信。則有之矣。諷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

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讀當世尙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

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時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時亡則春秋作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動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知不

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蓋謂不苟死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

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矜厲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

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魏之不振有由

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

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

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

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舍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

樂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

況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

進易退。

儒爲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

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譏說珍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

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

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人不

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

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曹直故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

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爲法其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以制。噫。

中代之道也。

荀用已後爲中代

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

不悔。悲夫。隋文過元不知故及獄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齊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

志。

樂章禮志

正歷數則斷南北。南北朝

感帝制而首太熙。齊帝制尙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

正皇始。

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斯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

進。

進不以道

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於不知恥。得子曰。天子之子。

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古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

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引古語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放者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

矣。得爲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

君更須知道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

也。

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衆傑強本國然宴禮義起兼井爲苟且之道

雖舜禹不能理矣。

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

先恩審之

法速甯若

緩。

緩寬也

簡不

獄繁寧若簡。

微影

並議

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

聖人之道不離知人行上四事

則執中矣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

此亡

言王道喪

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

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喪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

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有道謂聖人

杜淹曰。易

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

紂疑文王則文王隱

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

演卦顯也

淹

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

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言仁

子曰。道在其中矣。

道在仁中

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

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

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

生民不復得而識也

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

邦也。

忠敬文相循之法

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

七

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制度不立則亂

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

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

仇璋進曰。然夫。子今

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蕞是褻。

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蕞是褻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應慈反發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主開皇九載，人

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此吾所以建議於

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南北朝爲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尙黃，數

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

傳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

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

先也。勞人逸己，胡甯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修戒之門人竇

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

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凝常聞不專經者，不

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

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子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

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

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

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諫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王凝爲監察上書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宛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

退則鄉黨以穆。

不得志於時遂退。

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三年之畜備。

則散之親族。

九年耕所儲畜。

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

皆自足。

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

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

文中子之室。

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

祿。未嘗衣食。

力謂自耕桑者。

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

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

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

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

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

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

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

以俟來哲。

此並隱其意。肆其自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虜魏等不能振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旣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懷愍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事北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

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獫狁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敝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

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帝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

雍如也大業十年尙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二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

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殯缺而節制具焉苟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慚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

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余因敘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皋子答陳尚書書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皋自號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勸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邪御史當反其坐果實邪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

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
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願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
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尙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旣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於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游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
進用王蕭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良策勿慮不行朕
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
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
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
志不也就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
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
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_{兌上}
{乾下} 三三{兌上}
_{離下} 舍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
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
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
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常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
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
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

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

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鄠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攷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謀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旣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旣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

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旣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

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於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寔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聞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